

臥巖鼯屏怡

棲采居情

游館十

幽二清小

錄事課課錄



臥游錄

呂祖謙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四他其及錄游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鎮

鼃采館清課敘

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清足了。世未性樂魚鳥。以伊呂爲管庫。口悅芻豢。以巢許爲卒養。靜躁懸殊。亦各言其適也。蓋古宏覽之士。超然曠達。達斯澹。澹斯懶。埃壒之表。泉石之間。寄其情於嘯咏。以課其性命。妙理。此謂從吾好耳。學卿費君。機神玄朗。風韻清疎。服仁義之圃。游竹素之園。大業足經國不朽。其於聲華勢利。一切嗜好。泊如也。居恒箕踞鼃采。几一琴。香一鼎。竹爐茶竈一具。味爽櫛梳。輒誦義文易象。虞夏周書。公旦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左國兩司馬諸史。倦則消搖雙樹側。弁而哦。興發則從二三汎舟五湖。西抵南園。東行夾鏡。登峨眉之巔。望赭亭靈山。鵝湖彭蠡諸勝之雄。且傑。浩浩乎吞雲夢者八九。敬謝寒暄。世務之客。不近人情。而濺慨自賞。傍若無人。斯豈知天爲蓋地爲輿。世爲清濁哉。直其達而澹。澹而忘懶。所從來已。清課體公識遠。庶幾近焉。豈止衆山皆響哉。世又何不可了爲也。蓋學卿君之言曰。使虎嘯龍驤。談王霸之略。正若泰山。浩若滄海。余不及君。鳳棲豹澤。觀性命妙理。天地大治。萬物一適。君不及余也。其持論如此。余輟然曰。君虛課而實收。吾徒以虛課耳。公明謂樂與季主論道。不願與漁父同舟。進退取予在我而已。君意在茲乎。是爲敘。

萬曆甲辰歲季秋上澣友弟吳中行書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臥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忘。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有感於宗少文臥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人境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臥游錄。非直以爲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銜。時初授亳州明道宮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堯之大極。華之雲臺。皆可臥游也。觀此。則先生故國之念。未嘗一日去心。臥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臥游二字。扁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郭君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曩侍大愚先生。見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尙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日。學子王深源謹書。

臥游錄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有尙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懷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澗。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浩然。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屢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卽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讎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堂。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譔。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余時風範。不得不少頽。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問之。佗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噲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卽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裴令公目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作詠云。荆門畫掩。閑庭晏然。

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覈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聞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恆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鷗鷺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弱。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焦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言。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然也。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熱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甚美。乃爲書此帖。

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底張鎬相公。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

是可食公能攜酒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蟹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張氏自其伯父殿中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

今日遊白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輶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父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父甫之弟子辨。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煥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見舟。及武昌步乃還。余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愴然。有不勝懷者。

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

如鍾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石鐘山

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豪髮。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役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余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晦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巖巖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

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刀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栖賢蓋以一二數矣。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

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孟嘉字萬年爲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受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廷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兮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鴻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榮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

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田畫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望出繼伯父後。盟仲觀粹中。且元邈。皆有氣節。博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鶚德苻。陳恬叔易爲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榷文字。意足而後歸。

陽翟羊前輩賢者少。以父任得官。隱居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自洛中至潁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幸君留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樂。

附金華叢書本胡鳳丹序及謝安寓居會稽以下異文

重刻臥游錄序

金華呂成公爲一代儒宗。昭然史冊。其生平所撰述。皆有功於人心世道之文。非是則不作。區區風月之樂。山水之娛。烏足以勞先生之筆記哉。臥游錄一卷。舊題宋呂祖謙撰。伏讀四庫書目載。書凡四十五則。前二十一則。全錄劉義慶世說新語。次十八則。全錄蘇軾雜著及陶潛集。惟後二則。不知爲誰語。其言參差不倫。了無取義。成公必不如是之陋。此本殆明人依託云云。竊思臥遊云者。謂咫尺具岡巒之勢。枕簟有濠梁之觀。不必躡屐扶筇。梯山釣水也。是書雜引遺事前言。不以類別。不以世次。而尋繹一過。胸次灑然。如置身於舞雩沂水間。油然有樂與人同之致。豈惟是怡悅心目云爾哉。優而游之。使自得之。會心人常不遠耳。然則此一卷者。其成公之雜錄歟。抑明人之依託歟。是固可以不辨。同治九年秋九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谿谷。悠然歎曰。此亦去伯夷何遠。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而實有濟勝之具。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邱壑中。

羊祜與從事鄒潤甫登峴山。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者多皆湮滅無聞。潤甫對曰。明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永在坐。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易。

阮籍登廣武戰場。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王濬冲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王長史常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謝中郎萬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河。謝曰。故當淵注停著。納而不流。

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風吹嘉帽墮落。初不自覺。嘉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

王徽之爲桓冲參軍。冲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徽之直高視，以手扳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徽之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張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主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

淵明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十數重，莫不盡登臨，嘗著大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

庾詵性託夷簡，時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梁昭明太子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司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袁彥伯宏爲謝安南奉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惻，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